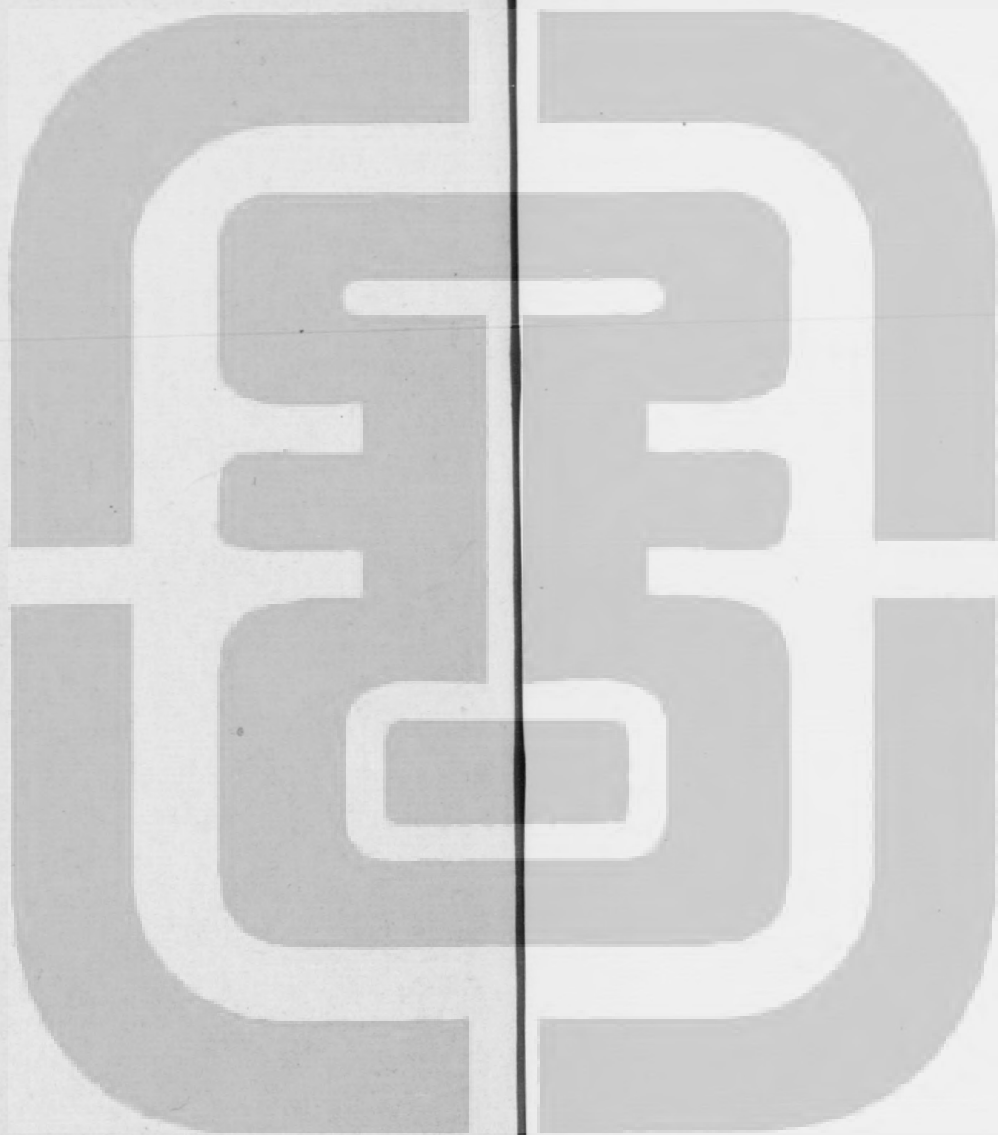


文恭公文集

卷之五



煌  
曹

關

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卷五

誌銘傳

墓表祭文

行狀

明山陰張元忭子蓋父著

吉水鄒元標爾瞻父選

男汝霖汝懋校刻

誌銘二首

南京右通政前禮科給事中會稽沈公誌銘

嗚呼自昔忠臣烈士感激於一時引領就斧鋸而不  
避世尚以為難至若以直諫蒙幽囚十有八年既出  
而辭榮忍凍餓以終其身如吾會稽沈公者古今有

幾哉公諱東字宗安自稱梅崗子當 肅皇帝之季  
年分宜父子怙寵專政諸所進退一以賄入為低昂  
公初拜給事中每觸事情憤愾將論列其罪狀語稍漏  
會總兵周尚文卒請卹典嚴氏憾其素不附已報寢  
公抗疏曰臣聞上有必行之賞斯下有必效之忠尚  
文忠勇素著國之長城其死也邊人亡不灑淚者而  
身後之典格而不議其何以示勸夫當事之臣不能  
上體 聖心任己意為予奪臣竊悼之疏入嵩大恚  
條 首杖公闕下尋繫詔獄垂絕者三四恍惚見神

人金甲頽然立於前呼先生者三徐曰少忍亡恙既  
數月而創始愈先是公配張孺人自會稽來念公未  
有子置妾潘與俱既至則公已下獄三日矣張孺人  
語潘曰吾忍死以視夫朝夕分也若艾年且未識夫  
面寧能共守乎潘涕泣誓以死待宰相與茹荼苦拮  
据女紅易升斗公獄中橐餽賴以僅繼日惟兀坐玩  
周易著周易通解及文言說內外本末稱名辨多要  
眇自得不苟襲先儒齒頰發為詩歌悲壯悽惋令讀  
者裂眦酸鼻庚戌冬虜入犯 闕京師戒嚴 詔集

廷臣策所以退虜者國子司業趙公貞吉抗言於朝曰驛沈東之囚以求直言錄周尚文之功以勵邊將即虜可不戰而退亡何趙公竟斥去公在獄聞虜狀輒具疏請得精騎五千往來督戰以外疑虜而內翼蔽都城且度虜飽而歸必道涿鹿出遵薊或衝突于宣大宜傳檄諸路乘其惰歸設奇夾擊必大勝嵩見疏輒又斥去曰囚安得上書其後餘姚趙公錦以御史上虞徐公學詩以刑部主事會稽沈公鍊以錦承經歷先後上書論嚴氏率被逮譴謫以去時號越

中四諫而嚴氏恨越人特甚會有構者謂錦衣與公本同宗疑有連於是益切齒歆甘心於公屬主者加械公手足公分且死誠家人庀後事張孺人傍徨紉衣袂具兩棺期俱死已而華亭徐少師聞之為中救得免然嚴氏日夜以蜚語中公浸惑上聽壬戌嚴氏敗公繫獄既十有四年而公父邠州公年八十有七疾且革思一見公於是張孺人伏闕上疏請以身代繫令夫得一見父以瞑凡三上乃下部部議上不報然上意稍稍動矣當是時上常居齋宮好

鉤察外事即獄中一語動日錄以聞謂之監帖然守者或亡所得則姑塞以謾語丙寅冬帖進云有鵲當沈東前噪不休東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蓋謾語而上信之會何公以尚疏救海公瑞忽有旨下何於獄而驛公公歸而邠州公已不待矣乃踊而號曰痛乎生不菽死不含吾尚得為人乎於是枕塊水飲佯狂自廢時對客張目譖語家人竊相耳語木頂口謂公呆也公聞而笑曰我之木頂于口內第守困耳十八年幾為瘦鬼今得歸首丘幸矣若輩更何覲邪家人泣不敢復言丁卯 莊皇帝登極首錄諸諫者起公原官上疏乞補制尋遷都給事中再遷南通政竟以疾辭自是獨掃一室左右經史日夕研討其中所著有易圖洪範律呂諸說書詩春秋周禮諸解及潮候集雜詩藁惜多逸者家故貧僅有田十餘畝婦妾并日而食處之怡然有司靳一望見顏色不可得也辛巳年六十有八微疾而逝少時好讀蘇武傳每讀輒掩卷歎歔當食或廢箸由今觀之蘇處北海十九年白首歸漢公繫獄十八年亦白首歸田蘇之歸也

以鴈書公之歸也以鵲帖皆託之人而成於天事誠  
有不偶然者然蘇尚拜官而公不拜蘇有子而公卒  
無子其節愈苦而數愈竒天道其何如哉公之先本  
宋文肅公紳之裔世居會稽之皋步里高祖潭以子  
性為御史封御史曾祖恪祖琨並善書父蓋倅袁守  
邠並有聲公生而警敏嗜學其舉于鄉為癸卯第一  
人甲辰成進士出理徽郡三年而拜給事中禮科財  
三月而上書下獄矣其出獄也潘猶一處女張孺人  
與公有後日令潘進御而身出汲入炊無難容父沒  
未幾而潘亦尋沒矣凡公之勁節介行雖所自樹亦  
其婦妾能成之也山陰徐侯貞明表其里曰一門風  
節太守蕭侯良榦請祀公於學宮嗚呼公乎名完於  
終始德協於閨門其可謂不朽也已先大夫與公同  
鄉舉庚戌而後官儀制時時問公獄中佐其急張孺  
人之疏實先大夫筆也載鳴玉稿公之初歸也余小  
子嘗從趙公往候之款款如平生距今且二十年公  
藁葬平水山中又數年迄未有銘伯兄某弟某以張  
孺人命委銘於余奈何忍辭銘曰 是為名給事沈

公之墓攸之傳不必子夷之稱不以富千百載而下  
讀斯銘者其尚足以厲頑而振懦也邪

河南西川尤先生誌銘

嗚呼此河南西川尤先生之墓先生嘗仕於朝為戶  
部主事矣而其鄉之人被服於先生之教最久故共  
稱為西川先生而不以其官於其歿也亦以此題其  
墓此鄉人意也予不識先生而識其門人孟進士叔  
龍聞先生之教最詳先生歿而屬予銘其墓此孟君  
意也嗚呼予銘先生有不勝其悲者自予居京師得

與四方之賢士為友於山東得孟子成而又得聞其  
師所謂宏山張先生焉於河南得孟叔龍而又得聞  
先生是予幸而得兩友又得兩師也前年宏山歿予  
為表其墓乃今先生又歿而兩孟君一以憎去一以  
憂歸予悼夫老成之日以凋落也良朋之日散而之  
四方也嗚呼予銘先生能無悲哉先生諱時熙字季  
美其先本吳人高祖某始從軍隸河南衛父錦贈戶  
部主事母姜氏封太安人其生母蓋王氏云先生生  
而警敏不羣稍長為諸生輒有聲弱冠舉于鄉是為



嘉靖壬午時王文成公傳習錄始出土大夫泥於舊  
聞競駭而排之先生計偕入京師一見輒有省晝夜  
讀之不休則嘆曰道不在是邪嚮吾役志於詞章抑  
末矣已而以疾稍泛事養生家則又嘆曰文成公致  
良知之旨所謂養生主者非歟何以他為自是深信  
而潛體之毅然以聖學為已任壬辰授元氏學諭甲  
午丁外艱服除再諭章丘其教兩邑士一以文成宗  
旨委曲開導之兩邑士始知有聖人之學庚子遷國  
子學正時祭酒為華亭少師徐公最重先生每令他  
館師弟子咸取法焉辛丑年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  
立語忽淚下居常以不及師事文成為恨且曰學無  
師終不能有成於是以前弟子禮見文成之門人晴川  
劉先生師事之甚謹劉先生以言事下詔獄則書所  
疑契時時送犴狴中質辨不少輟甲辰遷戶部主事  
權許墅稅先是司權者務以苛歛溢歲額為能甚且  
牟其羨以自肥先生至則一意便民僅僅足常稅而  
上纖介不以自污所居瀟然亡異於學宮也長洲令  
某負氣與部使者抗先生廉其人實賢者初不與較

他日代權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先生首稱長洲代者  
曰此非抗君者耶先生曰吾儕論人惟其賢豈當以  
細故雌黃其間耶丁未年四十有六以母老乞終養  
歸歸三十餘年日以脩德明道為事足未嘗一涉公  
庭所居環堵諷詠自若郡守或以官地遺之謝不受  
不妄與人交然於後進有向學而來者輒喜動眉宇  
與之言終日不倦其所問答隨人深淺而要歸於提  
撕其本心令聞者各有所省其大旨率祖文成而得  
於體驗者為多蓋自一見傳習錄寢讀寢入寢入寢  
透齋中設文成位晨起必焚拜來學者必令展謁其  
尊信若此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崇虛見而忽躬行  
甚且誤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先生嘆曰孔  
門教人必以孝弟為先忠信為本其慮深矣故其論  
議必依手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為玄虛隱怪之談其  
善學文成而抹其末流之弊又若此陝洛間士聞其  
風擔簦笈而至者百數十人士大夫道洛者咸以一  
觀顏色為快嗚呼河南自兩程子歿寥寥數百年其  
間策名砥行之士豈少乎而知學者鮮矣予曩聞馮

水有曹先生間嘗閱其書論其世蓋篤行君子也視  
先生見大而識融有徑庭焉叔龍謂先生二程之後  
一人豈溢美乎哉先生卒以萬曆庚辰九月二十七  
日享年七十有八卒之日門人十數輩在側相向哭  
皆失聲為之經紀其後事塋以是年仲冬十有八日  
墓在洛西澗之陽配解氏與子郡庠生洙皆先先生  
卒孫三居厚居默居朴厚與默皆郡庠生能世其學  
先生所著有擬學小記 聖諭衍諸門人方謀梓而  
行之予又聞先生臨歿時手自為誌僅紀里氏歲月

不歆為身後名然則叔龍又何以銘為請哉雖然凡  
古之聖賢皆非有意於名然而門弟子不可使其師  
泯沒而不傳則叔龍之請為宜予於是撫次其狀而  
為之銘銘曰 瞻彼伊洛其源涓涓真儒迭異如流  
有源孰開其源卓彼二程孰源其流庶幾先生先生  
之傳文成是啓仰讀俯思無言不唯匪唯以言允蹈  
以身出以範士處以淑人道尊而壽有孫繩繩吁嗟  
先生生順歿寧西川之濱西澗之陽以栖以藏源遠  
流長

墓表一首

在平弘山張先生墓表

有明正嘉之際王文成公倡道於姚江維時及門之士自大江以南無慮千百人而淮以北顧寥寥焉誠阻于地也既一再傳諸高第門人各以其學流布于四方然後一二傑者始興起於齊魯燕趙之間而其毅然自樹超然獨得顧有出於及門諸賢之上何哉今夫世胄之家其子弟有父兄之教或不能率有父兄之書或不能讀其得之者易故其守之也不堅如是而有成者十之二三焉甕牖繩樞之子崛起於布素非有所承藉也得一師則敬信而從之得一書不成誦不置得之彌艱守之彌固蓋鮮有不成者嗟乎學者徒傍門墻務口耳其信不若自脩自悟者之為堅哉予頃居京師得一友曰孟子成氏子成山東在平人也其守介其學特立而深詣予每叩其所由則稱曰吾師云吾師云已而叩其師則曰吾邑弘山張先生也已又叩先生之所由則曰先生故嘗私淑於文成之門人江右中溪顏公波石徐公而得之者也

一日出弘山教言數十條示予予受而讀之既終業  
嘆曰有是哉文成之的傳其將在茲歟江以南諸君  
子著書以明良知之說者多矣大都高者或過于玄  
遠而無當其次或湊泊牽附而未融予甚愚下誠不  
能無送于心今觀先生書簡直融貫無一言不本於  
心得無一言不契於宗旨其最著明者有曰耳本天  
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良即是知知  
即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  
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有曰真知是念念自懲真知

是慙慙自窒懲忿如沸釜抽薪窒慙如紅爐點雪摧  
山填壑愈難愈遠凡此類直揭本體非高遠非湊泊  
即令文成復起且首肯之矣斯道將不在先生歟先  
生名後覺字志仁自蚤歲為諸生獲聞良知之說於  
兩公輒自信此心與仲尼無二久之益深思力踐洞  
朗無礙已又以取友未廣為媿耻於是南結會於香  
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  
魯間學者舉知有弘山先生海內大賢道荏平者必  
造先生之廬近溪羅公守東郡潁泉鄒公視學東藩

為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太先生又北走燕南  
走金陵入水西日與四方諸同志證其所學歸而與  
其門人孟子成秋趙暹趙維新輩日夕相琢磨蓋不  
知其身之不遇與老之將至也先生狀貌魁梧美鬚  
髯軒眉廣額見者傾欽其事親孝遇宗黨有恩與人  
交恂恂恭讓里中稱長者其仕終華陰諭當在華陰  
時會大震殞者亡筭先生獨亡恙奉檄視邑篆未匝  
月起仆弭亂境賴以安家居踰二十年以萬曆戊寅  
七月二十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其明年某月日塋于  
城北十里原之先塋其世次具其父東社公誌中其  
子一本介於子成請予表其墓嗚呼先生仕不顯于  
時其學之可用僅一試於華陰而平生又不喜著書  
向微門人錄其教言以傳則遂沒沒而已乎雖然以  
先生卓爾之見上接乎文成則其人雖死其神固不  
死也又豈以書之傳不傳為顯晦哉世有知先生者  
當不以予言為過

行狀二首

先考內山府君行狀

嗚呼先大夫之行非不肖孤所忍狀然先大夫有治命知子者莫若父知父者亦莫若子我卒不諱汝必手狀之以請志于先生長者嗚呼言猶在耳而先大夫遽長逝矣不肖孤於是負罪忍死投血淚而為狀狀曰先大夫姓張氏名某字復亨號內山一號初陽晚歲更號鏡波釣叟先世本蜀之綿竹人宋咸淳中名遠猷者為紹興太守有惠政卒而塋山陰遂世為山陰人居南和里遷今常禧里則自先大夫始也太守公四傳生福以鄉進士為温州學正學正生仕廉當元末抱德而隱高皇帝既定天下以隱士徵不就郡守羅賢之辟為鄉大賓仕廉生原旭原旭生恭少孤育於舅氏陸因冒陸氏恭生宗盛雖從里閭為散官而好古敦行有長者風鄉人至今稱陸如松翁云弘治間陸之子孫構奪其居始白於官復故姓宗盛生四子季曰詔則先大父也以先大夫貴贈吏部驗封司主事其襲為長者行與大母贈安人趙氏之賢語具少師華亭徐公志中大父生三子先大夫最少而孿生當少時二伯父皆已業儒大父顧念

家弗饒且令季者治生產先大夫艱然曰兒獨非男子不當有事四方邪大父壯其志乃令就學弱冠補邑諸生即以時藝出諸生右尤工古文辭與羅先生椿柳先生文為友皆少年有文名時稱越中三雋華亭徐公校文至越得先大夫大奇之遇以國士比行先大夫贈以古詩二章徐公起謝曰由前所言我階不敢當由後所言我階不敢不勉自是名益彰弟子從游者日益衆邑舊無志許侯東望以屬先大夫卒成信史操觚問字者往往造門先大夫既紛應無虛日然又以大父早世益以其餘力治生家即不饒無窘狀耻對人言貧事大母必備甘毳盡其歡歲時祀先大父必極豐潔所居數椽之室環堵之墻必植果卉陳圖書客至不覺其陋值令節時亦喜遊而攻制科則益邃嘉靖癸卯領鄉薦及宴念大父弗逮嗚咽不能食丁未舉進士明年奉使江右歸拜大母於庭數月始馳復使命已而哭大母之訃於途幾絕僅匍匐以歸庚戌服除謁選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時內閣奏選朝士長於文學者理制誥兩房事吏部首



以先大夫上遂改吏部驗封司主事入直 制勅房  
一時典誥表箋多出先大夫手既三載當軸知先大  
夫才不當老鉛槧遷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兩月再遷  
禮部主客司郎中尋轉儀制時 肅皇帝遇羣臣嚴  
稍誤即得罪叵測而儀制復多事若 嘉善公主下  
嫁 莊皇帝大婚 景恭王就國數大典踵集先大  
夫稽古制酌時宜從容劑量之迄無廢事又與諸寮  
纂儀司職掌為成書自是事有定制吏不能操販為  
姦既滿兩考會光祿少卿缺序當及先大夫意有所  
避辭不就乃外補湖廣提學副使是為戊午之夏距  
省試不遠或謂先大夫且迂道可逃其勞先大夫曰  
為人臣奉 天子命專選舉一方可憚勞邪卒冒暑  
兼程以進至則諸士集省中者以數萬分刻而校之  
甲乙一覽而定比鄉書出視校榜若合左券監臨者  
疏薦之有妍媸如見敏捷若神語是秋不肖孤亦舉  
于鄉徃省于楚歲既暮不忍別去欲留楚先大夫誠  
之曰汝能不躁進固善第以此圖自逸則不可然竟  
留楚楚地延袤數千里前此學使者馳校鮮能遍若

辰沅間士有曠數十年不蒙校者先大夫居楚三年  
凡兩遍其境即窮邑無不足履而面授之士以是翕  
然思奮起又遇諸士務以和多開襟少威夏煦煦若  
對家人父子貧者周之喪不能舉者助之楚人士至  
今有去思焉既又聘諸文學修全楚志書成未刻以  
江西左叅政行過越展大父母墓乃就任明年壬戌  
以察左遷雲南副使時沐氏藉累世資專恣日甚巡  
撫呂公光洵巡按王公諍劉公思問皆老成謀國人  
謂及今裁之庶幾為國家全功臣後母貽西南憂  
而先大夫實與三公同心又方握堂印凡沐氏不法  
事操頗急沐氏思得而齟齬之既而武定土酋鳳繼  
祖叛攻城郭襲殺憲臣動搖滇省先大夫贊策撫臺  
偕二三藩臬分道進勦冒矢石犯瘴癘數月就平先  
大夫斬馘名酋撫定黎夷功特著語具平黔記中撫  
按論功交最同事者忌而歆攘之會先大夫遷甘肅  
行太僕寺卿去滇一時撫按者皆新代沐氏讒搆于  
內同事者萋菲于外於是寢武定功且下吏按治當  
是時先大夫憤恚病甚不肖孤扶掖就對既入滇則

遠近父老若獠夷千百人日奔號省中為先大夫寃  
 旦夕負芻米饋問不絕所司乃廉其枉事稍白罷歸  
 歸則日眺覽郭外葺舊廬鑿池拓圃徜徉其中因誦  
 賀監歸鏡湖詩有感名其別館曰鏡波性喜飲賓至  
 輒陳觴俎陶然忘醉晚既閒益工詩文紛應益不暇  
 給所著有鳴玉堂稿行于世善行草及署書人有求  
 者輒揮毫竟日忘倦平生立心純厚好施予濟危周  
 急不責其報宗族有饑者分所入贍之歲以為常尤  
 篤故舊無顯晦白首如初每歲春必命後夫行郊外  
 哀髡骼瘞之既乃甃石為埋骨塚或桑梓有利病可  
 興汰者輒為白當路汲汲若已事即以此蒙訾毀不  
 恨嗚呼先大夫才大而志遠若宦轍所表見特萬分  
 一耳乃不得盡究其施而鬱鬱以老生平種德累行  
 以遺我子孫者甚厚乃不得身享百年之樂而溘焉  
 以歿嗚呼此不肖孤之所以飲痛而不能已也往歲  
 辛未不肖孤幸及第官修撰明年壬申今上嗣服  
 覃恩不肖孤具疏言臣父某曩昔有武定功被枉乞  
 復臣父某職詔允之是年九月適六十初度不肖

孤將先期乞歸稱觴上壽先大夫遽止之曰吾父子  
世受國恩汝又遭殊遇捐私計殫報塞其時也柰  
何效兒女子依依思歸寧哉不肖孤以是不即歸踰  
年二月先大夫感風痺疾不肖孤廼請告歸歸甫十  
月而疾革竟不起嗚呼此不肖孤之所以追恨而不  
能已也先大夫雅信堪輿家當六十時自為塋于天  
柱峯下之官山塋位坤向艮一木一石皆手自經畫  
遺書京師示不肖孤曰吾百歲後魂魄長遊于此矣  
嗚呼忍言哉不肖孤謹承先志將以是年十二月二  
日奉輓而藏焉伏惟門下之文足以垂信將來而先  
大夫又辱知最久幸憐而賜之一言以光幽宅先大  
夫死且不朽矣

先妣劉安人行狀

痛乎不肖孤忤之不孝也蓋自辛未竊祿于朝始  
迎養吾母甫二年而先大夫疾作亟奉母以歸歸未  
及期先大夫見背矣其後五年復官于朝母以春  
秋高不歆俱孤忤屢勉京師凡五年常悒悒不樂也  
會有楚藩之役既訖事輒取道歸歸莖數月母又

見背矣嗚呼自非孤忤僇鑿貫盈奉養多闕則何兩  
奪我怙恃皆當歸覲之日邪嗚呼孤忤之不孝無所  
逃矣即死且不可贖尚何忍握管以狀母之行顧聞  
以內事雖肺腑之親有不得悉聞者於是敢負罪草  
狀以哭於太史氏而請銘焉母姓劉氏處士東山翁  
曉之長女也處士為人嚴重多憂寡笑不妄取予事  
後母若弟孝且友里中以長者稱母雖女子寔最肖  
處士最鍾愛且詢且卜以字我先大夫先大夫既弱  
冠為諸生有聲迺遂吾母以歸母年財十有七已諳  
婦道當是時先大父封驗封府君方好義務施家  
日落而處士以力本致饒母歸奩具頗贏一日悉毀  
易以佐公需不少悵先大夫終歲館於外母手乳孤  
忤而身兼操作竭滫满以奉事先大父母先大父母  
於諸婦中最宜吾母然辛苦備至矣其後先大夫既  
躋膺仕孤忤亦濫竊一第母每念疇昔之艱難儉素  
如故食唯脫粟衣必重澣子婦或以甘毳進輒嘖蹙  
而却之先大母趙歿時先大夫既成進士需選京師  
一切喪殮亡巨細母挺身任之時孤忤已十齡母哀

號歆絕之狀至今猶能記憶也每歲時伏臘必哽咽  
 不勝左右見之亡不流涕者母止生孤忤一人庶母  
 陳舉二弟一妹母平時待孤忤至嚴即一言詿誤必  
 呵之而於弟若妹獨姁姁以和其待長婦曾不少假  
 而於二弟婦見之未嘗不色喜也事外大父母若姨  
 舅行愛而有節偶御一物而甘輒思割之然意不欲  
 私外家即有所問遺雖纖瑣未嘗不慎于婦竊窺其  
 指則時時問遺不絕母意乃悅每家祀後必更祀外  
 大父母其哽咽不勝亦如祀先大父母然未嘗數數  
 過外氏常謂婦人之義固如此此猶其小者也若母  
 之識遠而見定有丈夫所不及者始先大夫以祠部  
 郎改典內制浮湛散局中意常鞅鞅母曰仕通塞  
 有命第安之已而再遷儀制以臬副視學湖湘而孤  
 忤亦於是秋厠鄉書母曰可以知足矣因諷先大夫  
 為歸計後數年徙官滇南蒙詬譴乃悔不用母之言  
 先大夫萬里就對孤忤掖以行親交祖道並相視悽  
 惋母獨無幾微見于顏面及孤忤登第母顧有憂色  
 曰福不已過乎數遺書孤忤誠以立身報君父云

其年秋就養邸舍母日甘澹泊即孤忤侈心無繇萌  
又明年冬孤忤以星變有罪言恐駭母不以聞會泛  
弟自外來驟言之母顧婦曰有是乎婦曰有之不敢  
言耳母笑曰兒能效忠吾何憂已而疏留中不報  
楚夕乃垂涕謂孤忤曰汝父母老矣柰何越位以冒  
有測邪孤忤唯唯自是則緘其口矣母識見不凡類  
將此平生禮佛持齋然多病不能耐煩癸未初夏孤  
之婦自楚為母壽母驩甚及秋病脾七箸漸減孤忤  
敬心將請告母厲色止之曰兒以國慶行而可以

疾請耶且我自度無大恙柰何牽私愛而稽王程  
非我所望於是日呼二弟二孫趣治行甚峻孤忤遲  
回不忍去母顧恚曰令我不得壹意靜調安在為孝  
孤忤不得已則謬緩其期及臘月之望乃勉遵母命  
以行行之晨母故強飯已而疾頓劇孤忤自武林馳  
歸母尚訝曰兒何遽返邪後五日竟不起矣臨終了  
了不共亂一切後事皆手自擘畫如平時未屬續前  
一夕疾革孤忤呼謂母曰母嚮仗佛此正其時也母  
乃連念彌陀聲尚徹壁因命諸孫和以心經諸孫倉

皇誦之母更為正其舛謬又言此事人人不免若我  
則欣然往矣無罣礙無痛苦若曹母為我悲又時時  
寢右向孤忤候其氣息如常竊幸之而乃溘焉以逝  
嗚呼痛矣釋氏言人終右脇卧神不亂則往生西方  
之證母其是邪非歟嗚呼痛矣曩先大夫之喪弟若  
妹皆在齟齬諸曾孫未誕也距今十年弟妹婚嫁粗  
畢諸曾孫羅遶膝下母視先大夫則既有間矣顧孤  
忤錄錄一官迄無所表見既不能以善養而母居常  
敝衣蔬食未嘗享一朝之奉又不得云祿養也今則  
已矣孤忤所以頓地號天而莫能自解也茲將以某  
月某日奉母柩合先大夫塋於天柱山之官山塋所  
藉以章母懿垂不朽者惟執事之片言重於九鼎也  
幸執事哀憐之

傳六首

季彭山先生傳

自新建公倡道東南四方之士興起而從之者無慮  
數百千人而彭山季先生及門最久稱高弟先生敏  
慧絕羣尤刻厲好學弱冠領鄉薦尋丁父母憂終兩



喪不一日入閨閣自是家居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  
卷每讀一書必竟其顛末乃已或有疑不憚屈已問  
辨上自經史下逮星曆度數地理兵農之學靡不窮  
究然皆務該博未窺領要既而師事新建公獲聞致  
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正德丁丑成  
進士時年三十有三矣猶自以學未就不欲仕新建  
公勸之仕乃仕自建寧理 召拜侍御史自侍御史  
謫揭陽簿稍遷弋陽令蘇州貳守南京儀部郎又自  
部謫判辰州尋遷貳吉安終長沙太守先生數歷  
郡縣所至輒有聲其平訟獄寬繇賦賑饑捍患績甚  
毅然皆他有司所能至當利害是非之衝他人所縮  
首畏避噤舌不敢吐一言者先生挺身危辭無少避  
也在建寧時值宸濠反江西新建公方發兵討之而  
建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先生請于所司身往守  
之會巡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先生並入守  
以書趣先生先生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有吾兩人為  
人心所係耳設因科場棄去不為地方計是棄人心  
也他日欲復收之寧可再得且兵家事在呼吸而科

場往邁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士寇生發巨  
測微吾兩人其誰與守即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  
錄列吾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為不知所重貽笑多  
矣拒違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  
不往其令弋陽也安仁桂公復召入相道經弋雅重  
先生一見握手求教時方忌新建功將奪其爵先生  
為言國家於人臣錫典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如  
耳爵上公加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於溫懿操莽  
其可斬于周公乎桂公為之憮然先生仕凡再謫而  
卒以讒罷其以御史謫也坐論救御史馬明衡朱泚  
馬與朱所陳處 慈壽太后及 肅皇帝兩宮間事  
已下獄且不測公獨抗疏救之舉朝以為難其以南  
儀部謫也時方排講學者鄒公守益為主客郎與先  
生日夕講論不輟會鄒公以疾乞歸當事者搆以微  
事黜之并連先生其在長沙政尚嚴鋤擊豪強不少  
假借豪家苦之競為蜚語入京師中先生竟以是去  
先生在官凡二十餘年所至輒聚徒講學孳孳不倦  
在揭陽時新建公始建敷文書院于南寧使先生主

教事士至者以百計先生為發明師旨提關啟鑰中  
人心髓士翕然宗之南寧至今傳新建學大抵先生  
力也在辰州時辰故新建所嘗經寓地其於良知旨  
士徃徃有聞一聞先生至執經者滿庭廡先生為擇  
辰陽書院居之親為講授士多所奮起保順兩宣慰  
相仇殺變且作先生遺尺緘諭之事遂解辰陽之學  
者至今猶頌而思之其在吉安講學于青原山時講  
學者多以自然為宗而厭拘檢先生懼其浸失師門  
之旨因為龍惕說以挽其敝大都以龍喻心以龍之  
驚惕而主變化喻心之主宰常惺惺其要歸乎自然  
而用功則有所先間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先生亦  
自信其說不為動既罷官歸則載書携諸子就居諸  
禪寺誦讀其中手自校讐迄晝夜寒暑無間者凡二  
十餘年所著書有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  
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說  
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為卷百有二  
十大要以已意近發師說遠會聖心節解條貫悉歸  
于一而後已非特經義為然即典章政令之出于古

為今人所不及見者有乖于理悉掃除之必出于已  
歸于一而後已既又窮九邊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  
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原則又涉淮泗歷齊  
魯登太山又歸而自江入閩者踰年見聞既廣學益  
精進其書往往能決前人所未決之疑粹然成一家  
言當世號稱博洽如唐公順之王公慎中皆以經學  
相推尚其所至與所居士多以此師先生而先生亦  
以此教人皓首而益勤迨卒之年蓋七十有九矣疾  
且革猶進門人講易于榻前疊疊如平居時先生磊  
落不羈表裏洞達即有過不為掩覆嘗斷建寧獄當  
死者三已著案後覺其誣大悔之比擢去悉為記達  
諸司陳已為羅撫令後斷者得據記以解其訟過之  
勇如此性剛介不可干以私朋友有過或面折之至  
不能容然與人夷坦無圭角喜引掖後進有一善亟  
稱之不容口人以是樂親之以理卜禍福或竒中于  
數年之後至以堪輿術家之言蠱者特為說以闢之  
家居不問生計篋無餘帛廩無餘粟先生不以為意  
惟讀書談道怡如也不嗜酒然喜餽豆觴邀同志與

登泛挾冊以往詠歌講說盡日忘疲處家庭多澗畧  
教諸子亦踈其節目使歸自得至事伯兄東所公問  
視膳寢出入必告雖皓首一如其童時其慎密又如  
此先生歿且十年而鄉之縉紳若諸生益追慕之相  
與建祠禹蹟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祀先生又  
買田若干畝以供歲祀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  
越之會稽人史忞曰夫聖賢之立訓以衛道也各因  
乎時時而執筌為魚滯于象數之末而不知本體之  
自足也故聖賢示之以妙悟時而認賊作子蕩平繩  
墨之外而不知人心之易放也故聖賢懼之以唯危  
其指不同同歸于道焉爾余讀季先生龍惕書竊謂  
其得聖賢競業之意大有功于新建之門者也其所  
著書累數百萬言世或以葛藤謂之余閱其槩為之  
二嘆嗟乎後世有楊子雲吾知先生之書其不為覆  
瓿也夫

見吾陳公傳

自考亭朱子倡道於閩中一時及門高弟砥行植節  
者滿郡邑故閩中之學在有宋 寧之世為最盛迨

明興以來朱子之書布四方家傳而人誦之然特習其說以獵取科第影響剽竊而朱子之宗旨轉晦夫自蔡虛齋陳紫峯兩先生相繼出乃始一洗俗儒之陋習獨採朱子之精微而閩中之學在 皇明正嘉之間又最盛見吾公蓋紫峯之從弟自少即稟學焉盡得其衣鉢之傳而統承於虛齋者也然當兩先生時陽明先生方講致良知之學獨異於朱子世之為兩先生之學者泥于舊聞相率而排之公既尊信兩先生而亦無疑於陽明之說嘗與人論學有云陽明先生懼人謂格物只是窮理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為主于行懼人以致知為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字於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慎獨即是致良知此學初無足異不知世人緣何而異之又云宋儒之學萬分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將以為宋儒之忠臣益友而非歆拾彼之短以形己之長也今講陽明之學者輒掇拾宋儒之短以為口實語養德之

學則為薄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而徒使陽明  
得罪於先儒可為深戒由是推之公於朱王二子之  
學蓋皆超然自得而非徒依傍口耳私開戶牖者使  
論學者人人如公則二子之說不惟不相悖而實相  
濟矣尚何辨論之紛紛哉公姓陳名讓字原禮少穎  
異不群為文竒崛邁勁不為蹈襲語嘉靖辛卯舉閩  
省第一尋登進士授紹興府推聽獄稱平暇則進諸  
生校藝講學士彬彬興起天真祠之置圭田三江閘  
之捍海患公區畫贊襄之力為多徵拜監察御史遇  
事敢言無所諱避執政愛其才令所知諭之曰賢御  
史稍湏安靜公即對曰為我謝相公御史非安靜官  
由是與執政忤 肅皇帝既嗣大統迎 興獻太后  
入 仁壽張太后悉以藩妃禮遇之 兩宮以是有  
卻巨俠劉東山者睥睨 兩宮間將以竒論取富貴  
乃令其黨構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左道呪詛詞連  
宮禁逮繫無辜數十百人都城騷動諸司不敢出一  
語於是公方視東城遂捕東山下獄究其彎弓射父  
之罪東山度不可脫益令其黨告變且誣公為張氏

羽翼併下公獄公從獄中上疏謂 陛下有帝堯九  
 族既睦之德而東山乃敢對 陛下倡言漢武巫蠱  
 之禍 陛下有帝舜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對  
 陛下公言暴秦遷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 宗社  
 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鞠東山所奏悉無驗併其黨  
 坐欺謾伏誅公得還職京師宴如當是時微公 仁  
 壽宮危人心搖矣已而 興獻太后登遐 廷議遷  
 興獻帝合葬 天壽公以藩王不宜入祔 皇陵乃  
 借堪輿家為言顯陵氣脉不可洩又重於勞民請以  
 衮帔交葬便 上初覽奏怒甚投疏于地少頃復取  
 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  
 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已行矣公在臺中二  
 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獨此二事尤人所不敢為不  
 敢言者咸謂公有社稷之功焉既退休里中日夕靜  
 坐讀書孜孜學問口不談當世事惟地方利病所關  
 輒不惜齒頰疊疊為上官陳說為人劄方廉介見者  
 竦憚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真意溢出人益信慕之  
 上自承天還猶問公姓名臺使者至閩輒以公薦於



朝而執政終忌之置不用家居十五年而卒隆慶改元錄先朝諫者贈公光祿少卿所著有見吾文集二十卷邵武府志若干卷行于世夫公始終出處大致如此世之知公者徒謂公為廉吏為直臣為博雅之儒為剛介之士而不知公之學其所見者定其所造者深其所養者粹蓋真有以紹紫峯之家傳振閩中之末響凡其平生所表見凜然偉然者皆其所學之緒餘而非襲取于外也公歿未幾其子孫無以具饘粥予往嘗見其子某於溧陽蓋襁褐不完予甚憐之頃者走二千里外來謁予請為公傳且曰吾父之事行誌若狀既備矣惟學術所統承未有發其微者是以竊有請也嗚呼某之志若此亦可謂知所重矣故予傳公特詳其學之所自以附於誌狀之後

范栗齋傳

先生生而穎異讀書不務記誦能尋究大旨弱冠棄舉子業卓然以古聖賢自期當是時士徒以章句相馳騖不知有道德之師久矣先生首師王司輿許半圭兩先生兩先生者並以道德重于時者也既又師

陽明先生所造益深然先生性狷介議論時相左既而博考羣經仰讀俯思乃恍然有悟以為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無旦夕儲嘯咏自若人莫能測嘗謂某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叙道統及太極之說其與義未易窺也幼而孤事母盡孝授業於外給甘毛毳每御一時品則愀然曰吾母安得嘗此輒投筯不食既歿執哀如古制至病瘠骨立醫者勸之茹葷先生泣曰死生命耳何可一日忘吾母母嗜芋終身不忍食芋二兄皆早喪極力殮之撫其姪如已子積塾資為婚娶姪又早喪其婦將改適所得聘金悉以授之族人竊議其迂先生嘆曰吾恨貧不能止其他適也而又可利其入乎晚歲名益著士大夫咸樂從之遊然或以粟帛周之堅却弗受也先後守令屢表其閭辟為鄉賓為社長輒以疾辭隆慶戊辰先生年八十偶病且革呼其子語曰我卒不諱寧薄殮毋妄受人賻以污我與其邪而有餘寧正而不足獨不能效黔婁氏之妻乎尋獲愈一二助殮者悉反之其平生廉

石二齋文選 卷之五 三十一  
潔類如此某嘗屈之家塾數年雖盛暑冠服儼然道  
古今夜分不倦與人煦煦無倨容而步趨不越尺寸  
里中人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其孳孳問學老而  
不衰每誦衛武公之言語人曰毋以耄而棄我庚午  
秋病卧數日忽起沐振衣危坐三拱手而逝先生會  
稽人范氏名瓘廷潤其字別號栗齋蓋溫潤而栗然  
可想見其人云

沈文池傳

明興百餘年迨乎正嘉之際理學乃大振海內書院  
以千百計而澗之天真涇之水西為最盛天真之始  
文成公嘗託跡焉而諸門人相與卒成之彼猶有所  
因者也若水西則何所因哉蓋文池獨以一儒生倡  
之矣故學者知有水西則知有沈先生云先生涇人  
也名御字子範世居澤宮右因共稱為文池先生生  
有異稟甫弱冠潜心理性刻意砥行奉其親雖屢空  
必竭甘毳執親之喪每慟哭聲徹閭里為諸生餼入  
必祭祭必敬宗黨有貧者必倒橐周之樂善求友遑  
遑若渴或謂先生行高矣獨勝人氣未消耳先生輒

喜謝自是歛華抑浮粥粥若無能人或面侮之弗校也嘉靖癸巳以選貢卒業南雍當是時湛文簡歐陽文莊兩公為國師方講學風動一時先生得承印可益發憤慷慨以聖人必可學而至歸而集同志為會水西不輟寒暑遠近興起甚衆忽一日病且革為文自弔唯以未至聖人自傷既而曰吾得泛洙泗二三子於地下參翔於宣尼之側吾甚樂之奚其傷奚其傷時年財四十有八耳後八年吉水周先生子恭誌其墓隱然以顏氏子稱之周先生不妄許與者殆於先生觀其深矣今去先生且數十年而水西之會久而彌昌廢而將復振也先生之神若或臨之有不可泯滅者嗚呼曾孟氏有言士以仁為己任死而後已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先生其庶幾哉若余不類幸生文成之鄉竊聞緒論乃竟未能奮身擔荷為諸士友倡視先生其何如也作沈先生傳以識余之愧云

貞烈張氏傳

張氏者順天庠生翟思榮妻也思榮病且死目張氏

曰我死無子汝年少能無踐二庭乎張氏泣曰天乎不幸先妾逝妾恨不能以身代且後至矣第勿慮語畢而思榮死遂沐浴衣殮衣置一榻思榮極側卧其上不答歷十餘日始不能起然神氣不少亂也父母號而語曰我聞斷水穀旬日則腸胃枯如刃刺火焚不可忍女何自苦焉張氏徐應曰我願一死蚤從吾夫于地下安知痛苦哉無論勺水即唾液輒拭去亡令下咽期速死京師薦紳異其事往弔者車蓋相屬下至擔夫稚子填塞于巷無不嘖嘖稱貞烈婦凡二十一日氣已絕所司以聞

詔旌其門思榮父汝儉舉

進士早歿大父文懿公鑿先後在相位又張氏錦衣女而歸世宦家性獨不喜華靡平居溫溫恭順上下宜之幼時授女孝經能解大義嘗夜坐闈中見星光曄曄如斗若覆以華蓋狀豈所謂精靈洞澈慧日夜曉者與思榮死明日悉以其室所有分界長幼乃怡然就死死之日蓮香滿室竟夕而散隆慶辛未七月九日也或曰翟氏世忠孝張氏之死蓋正氣所種云

太史氏曰程叔子有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由翟氏婦觀之真能審大小決死生者哉伯夷叔齊餓而死以殉其君也翟氏婦餓而死以殉其夫也死不同同歸于仁假令節婦生為男子寄孤城當強虜即常山睢陽奚讓焉世所稱赫赫偉丈夫一朝饑餓不能忍乞餘墻間冀旦夕苟活者豈少也視節婦有醜顏焉矣

### 節婦谷氏傳

節婦谷氏者乾溪許德妻也年二十四而寡家甚貧子女皆在提抱婦矢志甘荼苦所親勸之更適輒號慟欲死一日其伯氏潛納富人聘將給致婦婦覺之倉皇挈其兒踰垣奔父家至馬趙嶺日已暮值虎兒怖弗敢前婦前祝曰我未亡人也當為虎食食我不者且辟我虎視婦良久卒掉尾去於是婦之節聞里中然其父家與伯氏終以朝夕不贍讓婦見累婦乃痛憤躬為人縫紉使兒拾薪自爨嘗雪夜絕火母子僵卧終不悔如是者幾三十年而後其子漸長衣食稍給文學王子某義士也於許有連乃以婦秉節事

挺身白當路得表其間且謂予以直筆自許屬為之  
傳予往讀史至弘農虎負子渡河漢宗虎垂頭伏罪  
事頗怪之今觀於節婦事始信彼虎非徒喜搏噬也  
噬夫人形而獸行者也人稟扶輿之正氣浩然而出  
之可以役鬼神貫金石矧虎固含靈於兩間者哉噫  
吾見世人於寡婦孤兒弗之恤又從而魚肉之曾虎  
狼之不若矣悲夫悲夫

女兄王母張媪傳

吾先大夫同母兄漢陽公之女為吾女兄張媪者嫁  
衛尉王氏仲子國子生金而今其歿也吾閔焉非常  
閔也國子生以尉家郎君中英茂世習詩禮入國子  
而蚤世媪財二十七耳至于今媪六十八為四十一  
年癸吾里中稱王氏貧高媪違國子生以來日損減  
淡泊罷繒纈節鮮醲食止一二噐帛財時一御至澣  
綵遞代有三十年不更新者伏臘諱忌哭國子生如  
初死大而倉困瑣至鬲鬻埒桀間事靡不拮据夫無  
子大兄光祿君再一子輒取自襁抱且教之惠嚴互  
劑成生郡學鷩鶚待飛為四十一年癸婦無一可訾

毀殆若此庶幾哉真吾漢陽公之女邪然發常耳何  
是閔漢陽公初官嘗拜倅當之劔適媪初寡與丁宜  
人並憐媪欲携與俱再舉媪輒再辭曰女奉國子生  
尺許太夫人官舍寧許隨乎時祭乎哭無數乎衰麻  
而入上官日乎婦可長背尊章乎尊章忍長不見襁  
中孤乎漢陽公宜人相顧嘆服卒不強非常者一也  
居常歸候客有及兩醮而從史之者客語高徹媪媪  
方茶碎盞聲亦徹客既而悔曰此必客偶耳客敢反  
我非常者二也媪始乳女一嫁為徐韶州長子婦婦  
人即自男亦多私女矧越相尚竭富以贖女寧貧已  
男矧所後男性廉而孝又輒贊媪媪顧財取適又輒  
贊輒裁其非常者三也媪為發曰十一年無一瑕指  
又抱三非常吾故曰媪之歿吾閔焉而非常閔也夫  
三代盛時無旌下至秦乃始有寡婦清清以貲甲已  
秦客而旌之則以貞非貲也後世漸以貲用旌旌遂  
嫌貲於是例旌者貧以不貲湮而富又以貲湮鮮時  
當矣媪所後孤諸生鍾瑞造予涕而請曰母已矣甥  
不敏妄倅已儻小樹遂遷延以泯母至于今舅幸樹



矣儻亦遂以內舉嫌忍泯若姊邪予亦涕曰吾志也  
乃姑傳之

王節婦傳

余讀詩至楫舟而後知先王之垂風遠立教平也詩  
者諷也詩采婦人節可以諷者不一二而衛共姜以  
是什著夫共姜故世家婦寧有奇苦之遭也迺之死  
矢靡他一言皎皎心志足以泣鬼神而貫金石先王  
以為是一言可諷矣故采之篇章令可觀攬焉輓近  
風卑論節者務采奇發必微而窘窘且歎嗣旌始亟  
下其或不幸而生為世家婦即窘矣窘甚嗣矣亦謂  
夫死而苦固應至雲烟沒草木腐也豈不悲哉以余  
所覩王節婦其所處有難之難者顧身當其難而以  
難故泯泯殆非先王立教之平已余故作王節婦傳  
節婦姓張氏父曰浮峯公筭而歸王生應禎其父曰  
龍溪公兩家翁俱貴節婦生長其間性獨喜淡泊不  
好鮮醲幼即以禮自持寡言笑既歸王生以婦道聞  
歸亡何而王生遭危疾節婦慘瘁廢貌日夜籲天冀  
身代生而生卒死蓋竟未有子也節婦即絕粒矢歆

與俱地下父母環號而解之數日夜勿聽其姑搏膺  
呼曰天乎吾老乃見兒若婦之踵死也節婦聞而激  
起抱姑足跪且涕曰忍不聽姑緩須臾死以代夫養  
也方是時財年二十餘耳輒盡罷繒纈之飾自束如  
老媪然矣王生素好義慷慨待昆弟友善不事私藏  
篋無尺幅之遺用是業遂窘未幾所居不戒於火堂  
皇並燼節婦倉皇泛烈焰中僅奉王生尺許木以出  
遂棲止外舍四壁蕭然親黨有憐而饋之者義卻不  
受御澣綻親爨滌朝夕晏如也居歲餘龍溪公新構  
其室廬歸節婦居之甫獲寧處而盜掠其室復慘於  
火由是窘益甚當火時母胡安人憐歆携之歸節婦  
不忍背其尊章力辭不往節婦雖極窘乎然奉兩尊  
人必極甘腆哭王生三十餘年如一日竟未敢以啼  
容見兩尊人也兩尊人歿始仰天太息曰吾襁中無  
孤所忍死至今者為兩尊人也兩尊人生吾代夫養  
死即代夫守土耳迺結斗茅墓傍禮佛其中若為朝  
夕於側者里中人以是益憐節婦而重其孝曩龍溪  
公為辭哀其先夫人輒舉節婦以慰亡者曰持志貞

專係心靜業弱女相依為命闔儀肅然夫翁豈私言也父之郡邑迺並旌其門曰節孝余聞節婦在女室時父中丞公間舉古列女以訓即抵掌自許貞烈素植蓋天性也以三十餘年嫠間關百折辛楚萬狀而一念不回區區以殉王氏之一抔土所謂之死矢靡他者節婦有焉豈必竒苦之遭始稱難乎郡邑兩旌夫亦得先王立教之平已余史氏陳詩其職也敢為傳之以附栢舟之什云

祭文十首

哭楊椒山文

時年十九

椒山之上疏也余在京師親覩其事每為之惋憤不平公囚五年余寓京五年訊之無恙輒自慰余于是秋方歸娶而公訃已聞矣嗚呼哀哉路遠不能臨柩一哭乃姑為文以哭之曰嗚呼謂天無意於斯人乎斯人何為而生謂天有意于斯人乎斯人何為而死吾於此蓋不能自解也自古直臣死者非一夫子獨擅其英自古衰國必殺諫臣今天子聖明而夫子適罹其刑嗚呼天乎何畀之厚而祐之薄耶豈蒼

穹之無信抑黎庶之鮮緣當鸞氏之議和言官掛口  
而莫敢喧夫子激義而抗疏為國忠謀而不復計夫  
沛顛意既左于權臣遂逢上怒而斥逐于遐邊既  
而奸謀發以遭戮乃上亦思夫子之言召自卑遠  
而貴近人方撫掌而慶其道將大展孰知碩鼠之倚  
社猶之乎昔日之奸夫子感主恩而思奮歷患難而  
節益堅將厲筆鋒以誅佞何遽爾長往而不返哉嗚  
呼夫子而今已矣有妻貞淑實內相夫子之賢方夫  
子之囚居夫人手貽以持身之編及夫子之臨刑夫  
人自誓以栢舟之篇嗚呼夫子忠直志遂雙節名完  
夫子固飄飄乎若羽化而登仙吾獨悲佞人之名與  
夫子之芳名而俱傳吾復悲斯世幸遇夫子而又不  
得一被其澤焉吾始至京師年方垂髫讀夫子之章  
而嗟嘆觀夫子之事而悲感雖沮勢而志不獲通猶  
冀夫子之得脫而一面歷五載而同寓喜夫子雖幽  
囚而尚延夫何余方歸越而夫子遽有此慘嗚呼一  
時勁草千古名山夫子亦何憾而不快然于九原所  
慟者眇焉小子復何自而得與夫子一見也仰呼彼

蒼惟默惟玄盼望燕雲以高以遠嗚呼夫子今何為  
乎誠散為太虛與造化者遊乎將結為靈瑞以寓其  
精乎豈為震雷為怒電以泄其憤乎將為悲風為淒  
雨以鳴其哀乎豈為神為明以遂此正直乎豈為鬼  
為厲以殲此邪佞乎嗚呼夫子倏然逝矣冥冥茫茫  
果不知其何為矣彼濁濁者誰與清之此皦皦者誰  
與翼之興言及此內若焚烈臨風一慟我腸幾絕嗚  
呼天乎有知可使夫子不復生耶

祭朱東武公文

唯帝命之孔嘉兮恒隲賚乎仁賢胡深德瓌材兮迺  
靳施而畚其年若元亮之高標兮竟厄轅于彭澤僅  
享齡之六紀兮悽祖行于丁卯之夕歷千餘載而迄  
今兮再振響于先生幼佩此芳潔兮迨壯且老而適  
駿厥聲氣志吞礪兮湛八埏以霖雨六藉沉酣兮闡  
周孔之靈秘翱翔藝圃兮追晉魏之長風天植孝友  
兮允參騫之可同明時匪乏兮悵知遇之為艱躋驥  
步于下樞兮鵬垂翅而孤騫雖崇惠之不磨兮豈百  
里之足騁耻督郵之屈腰兮矢娛真于暮景寧懷蘭

而握瑾兮肯汨泥而揚波直蒼生之數疇兮奚掩恨  
乎丘軻鏡水可弔兮容賀老之投閒胡天弗憇兮奄  
永委乎人間吁嗟先生神交五柳兮官亦授乎彭澤  
歿與之同年兮固先生之所適繫古之君子兮身抑  
而道愈彰天之福善不于其躬兮亶流慶之彌長賢  
子英孫兮鸞鳳濟濟發潛德之懿光兮頌先生其曷  
已慟惟寒鄙兮締奕世之交悼哲人之云亡兮望靈  
輻而魂銷陳蕪詞兮薦玄酒豈黍稷之為馨兮庶私  
衷之上剖

祭諸南明公文

稽山之靈奎壁之精篤生偉人翊我皇明初對大廷  
哀然舉首望繫士林太山北斗鑿坡視草棘院掄文  
絲綸是寄杞梓集門繽紛典謨疇當大筆閱詞輿論  
藏輝石室於穆 先皇經幄日臨宿齋豫戒啓心沃  
心既由宗伯晉貳銓衡八紘引領雨露雲蒸云胡壹  
疾數月弗瘳將遺羈馮樂彼林丘帝念厥功賜歸乘  
傳車御未驅靈輻歛奠嗚呼哀哉公疾之由盡瘁講  
筵疾之轉劇 穆皇賓天誠期悟主忠惟殉國志大

數竒名完壽盛嗚呼哀哉人世百年生必有死死而  
不朽厥惟君子猗歟我公才優經世學弗阿時外和  
中介靡激靡隨性遠紛華室無姬侍儉素之風作我  
標幟獎掖士類吐握遑遑篤友尚舊維仆植僵望士  
炫竒絺章繪句斲雕為樸大雅獨步有宋文人推歐  
及曾曰振其響非公孰承猗歟我公質稟其厚文歸  
於淳豈其炳炳與衆俱湮矧有彝典加秩考謚寵溢  
夜臺澤延後嗣生既顯榮歿復流芳公在九原詎不  
相羊所為動者老成凋謝朝列同悲鄉邦交訝嗚呼  
哀哉自我家君世講夙敦契若金蘭誼踰弟昆肆予  
小子早蒙款誨格言懿行終身可佩公之云亡酸辛  
倍百撫棺為訣涕淚霑臆丹旌載揚返其故疆曷紓  
我哀薦此一觴

祭陶文僖公文

嗚呼某之辱知於公有年矣始公之訃傳自京師則  
為位而哭之既公之柩反乎越則憑柩而哭之時我  
先君尚亡恙也亡何時先君見背乃不能輟吾父之  
哭而哭公蓋鬱鬱于中者歲且兩易矣茲公將即于

夜臺幽明永隔其能無一言而已乎嗚呼其於公哭之屢而悼之深者匪直以公之知也為宗社蒼生慟也天下未嘗無才而常病于其心無所敬畏故其志易侈而其守易肆其嘗造公之堂見大書于壁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羅文恭之筆而公之所顧諟以朝夕者也故公之持已也雖一介而不苟其與人也無一夫之敢慢其容止退然若不勝衣其言論訥然若有所禁其處富貴也泊乎若在於韋布其履盛滿也凜乎若蹈於春冰蓋其平生以敬畏自持者如此少年登第尋執親喪耳不聞外事足不躡公庭士論歸之矣既而主南考歷成均掄選必慎模範必端總史局侍講筵是非必公盟心必豫貳秩宗晉少宰儉素刑於朝著苞苴絕于私門蓋敬畏之心始終不渝又如此天下方喁喁想望風采謂公庶幾有揚文貞趙清獻之風焉使少假之年入司鼎鉉則宗社蒼生尚亦有利哉而造物者一旦亟奪公以去也此其之所以哭且慟而不能自已也雖然公生享令名歿有顯謚未畢之緒付之後



昆公之一身則既無餘憾矣公今何之秦望之下策我縞車言送于野呼公不聞有淚如瀉嗚呼哀哉

合祭耿封君文

嗚呼程氏有大中朱氏有喬年而閩洛之學乃始闓衍而昌明茲楚黃之學脉方標準乎四方凡辱交於伯仲間者孰不溯其所自而私淑翁之儀刑然則翁之生也令子之仕而行其志也天下方欣欣望其風采而今其歿也令子之歸而倚其廬也豈徒八閩之追思於方召天台之延頸於龔黃者群然淚墮而魂

驚當學絕道衰之會方賴令子為之宗盟而顧若此乎歛其翼而暗其吭也吾黨亦俵俵乎何以為情然而壽踰大耋類乎考終有如翁者則既可謂生順而歿寧矣而况後之稱翁者且將與大中喬年而齊名馳生芻之一束緘蕪詞于千里聊以為奠且慰也翁乎有知其尚來格于冥冥也耶

合祭鄒聚所年兄文

嗚呼才賢之見嫉豈惟人哉抑亦見忌於天不然則何既厄其遇而又促其年嗟嗟吾兄其擔荷之勇將

上接姚江之緒而造詣之深蓋近承三世之傳其氣  
溫然如玉之潤而韻宇出塵又如冲霄之鶴凌千仞  
而翩翩當 穆皇之臨軒群髦士而彙征人皆謂兄  
宜首被瀛洲之選而兄顧踐先郤步而不敢先一官  
西曹泊乎自甘若文成之送祀乃毅然抗衆議而陳  
言慨斯文之不振則嘗孜孜汲汲鼓同志而勉旃知  
之者嘆其任重而道遠時之人方呶呶焉竟以賈謗  
而叢讐既外臺之暨陟俄再擯而蹇連將謂造物者  
姑投之拂鬱以堅其志抑使之肆力于問學以故未  
老而投閒夫何龍蛇之識曾歲月之不少延嗟嗟吾  
光位雖不顯而兆已行於伊洛壽雖不永而數已過  
乎顏淵生而委順以居貞豈其歿而不瞑於九泉惟  
吾儕之驚下賴直諒之交鞭今則已矣徒臨風隕涕  
以漣漣嗚呼悲哉

祭王龍溪先生文

嗚呼顏子沒而一貫之學不傳蓋自漢而唐歷千載  
以茫茫肆瀛洛之迭興庶墜緒之寢昌迺其後或支  
離附會道愈晦而不明叶天之未喪生我文成發良

知之秘藏起萬古之膏肓當時驟而聞之且駭且疑  
方且鼓群啄而交爭於惟先生蚤事門墻微言密授  
神解心承直窺閫奧何止升堂四方之士望其風采  
咸以為孔之顏閔程之游楊文成既沒數十年來總  
持三教狎主宗盟江之左右瀾之東西或一聆其聲  
欬輒興歎於望洋俾文成之脉綿延不絕者實先生  
為之表章余生也晚不及摠侍於文成而猶幸竊其  
緒餘於先生之旁或聯舟於鏡水或信宿於禪房每  
獲聞所未聞以自破其迷荒天奪先生喪我兩師夜  
行不燭能無俴俴於惟先生玉振金聲渾乎若濁冲  
乎不盈悲舉世之皆溺寧冒諱而褰裳運智覺之常  
圓類瓦合而毀方突不黔而席不煖竟皓首以皇皇  
惟秉心以自信紛多口其何傷辟之明珠處溷而光  
辟之蓮花出淤而芳愧余力之弗逮屢自守以硜硜  
間嘗謂世之學者非無其知而病夫知之未必行苟  
藩籬之少踈恐假借以猖狂嘗妄以不可學先生之  
可而先生以為轍殊心一亦無害於參商嗚呼余復  
何言先生未死文成猶生先生死矣文成其不復生

不三齋文選 卷之五 四十九  
也絕學如綫誰與主張末俗如鶩誰為典刑嗟哲人之既萎隕余涕之縱橫矧余仲子辱為孫甥余哭先生雖不係乎兒女之情而凡先生所以愛我厚我者則百世其難忘每憶先生之言天地有窮而我無窮則知先生之耿耿者固不與形而俱亡意者乘雲駕霧驂文成而逍遙於帝鄉尚亦鑒余之衷翩然而來歎此一觴也邪

祭俞連山先生文

嗚呼吾兄以忠信之資篤實之學卓越之識果確之才乃弗獲一竟其志而遽至於是嗚呼痛哉吾兄早歲多病習養生之術者十餘年既而幡然志於性命之學奮然以聖賢為必可至毅然以道為已任勤勤懇懇方將與吾黨講明切磋以共進先哲之遺軌二三年來涉歷于師牧之任勞役于案牘之煩計兄慮日精學日益粹而某亦於頓挫痰疾之中稍知警策有所省悟乃今北上期兄入覲當聚晤旅邸以交質其所得而甫入國門訃音且至矣嗚呼痛哉某少吾兄二十年幸以同年之後愛我猶弟而兄實我師也

有失必規有過必告兄常諤諤某常唯唯蓋庶幾古人相與之義將終身是賴而一旦舍我逝矣憶在乙丑之春就試南竣吾兄拊我背曰天歆大造汝汝必未第已而果下第兄又拊我背曰勉之天果有意造汝也嗚呼言猶在耳某即歆勉自振勵以迄于有所成立而兄且弗及見矣聞兄司諭樂邑未踰年而文教興頃令肅寧甫九月而均田興學贍貧訓俗德化洽百廢舉士曰我師民曰我父蓋俎豆而尸祝之者比比矣柰何不自愛恤竭精殫力晝夜不息以殞其軀嗚呼是肅寧之士民無幸也吾兄平居議論侃侃乃今可謂不負所學得正而斃人之有生其孰無死生順死安夫復何恨某之所為深慟者非為吾兄慟竊以自傷也某嘗取友於四方蓋直諒切悃者百無一二焉自兄之歿有失孰與規有過孰與告有疑有得孰與辨明而相長嗚呼天固無意造我耶何奪吾兄之速也在禮哭兄弟于廟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之外某於吾兄時而哭諸廟時而哭諸寢時而哭諸寢門之外蓋情義兼之也傳有之使死者復生生

者不愧乎其言兄今已矣其當夙夜孳孳省愆畜德  
庶不愧兄于重泉之下唯兄有靈其尚啓翼我俾勿  
淪墜迺其改操易志貽知己羞兄尚殛我於冥冥中  
俾勿終于迷若是則始終愛我信不以生死隔也嗚  
呼痛哉

歸越祭俞連山墓文

唯兄與我管鮑之知天乎不仁奪我鍾期自兄云亡  
忽忽七年中夜省愆汗顏九泉兄德則完所誣者志  
我學則陋而叨上第藉令兄在詎惟色喜詔我翼我  
曷其有已我歸自京酌此一杯悠悠蒼天孰知我悲

曲阜謁

孔子文

嗚呼兩楹夢而太山頽距今且幾千載而夫子之神  
靈精爽其不待生而存者則固塞宇宙貫今古而與  
天地並運于無窮豈惟洙泗之緒闡明紹述之者代  
有其人而家誦其書戶服其教即雕題異類猶知嚮  
慕而尊信之又如天地之於物舉昆蟲草木而悉囿  
之覆載之中王者大統莫不易姓改命若周之卜年  
八百則其極矣而夫子至今為帝者師儼然南面世

教賴以立斯道賴以尊是宜賜予之徒謂其為生民  
所未有而上掩乎堯舜之功元怵小子誦其書未能  
窺其奧服其教未能無愧於心而此心之本采具有  
仲尼者則可以的然自信而不敢不黽勉于所從茲  
來東魯拜謁於庭恍焉惚焉如面承乎無行不與之  
訓而親炙乎秋陽江漢之容夫子不倦乎包蒙意者  
與其進而弗之拒竊比乎互鄉與儀封嗚呼尚

弔溺鬼文

嗚呼大海之瀆白浪連雲汪洋浩渺南北無分停舟  
入岸斜日西暝悲風慘烈冤響如聞枯骸亂髮沙際  
成墳傷心哉吾想夫北風振蕩潮勢初來排山決岸  
動地轟雷啓門扉以四望層浪勢之崔嵬將携家以  
避地恨去路之無媒天昏昏其莫辨霧慘慘其不開  
對爺娘以哽咽顧兒女以悲哀忽崩崖與翻屋惟震  
聲之喧逐嗟一夕之橫流殲萬命于塵埃嘆何辜于  
彼蒼俾驟罹其重災嗟夫我于爾靈兮義非隣比情  
不葭葦恫民溺之由已斯仁心其孰無昔夏后胼胝  
于四載惟軫念乎民瘼余豈無拯溺之懷兮愧非守

土之大夫曩不能禳爾災于未然兮今不能收爾骨  
 于既枯聊臨風而弔望兮安能肉白骨而使蘇身葬  
 魚腸兮骸暴沙鱣鯨飽腹兮蛇磨牙絕爾命兮覆爾  
 家天長地久兮恨共賒水流嗚咽兮草木吁嗟愁雲  
 黝黯兮風急雨斜啾啾不絕兮長夜譁母號兒兮子  
 哭爺余來斯兮江之坡招爾魂兮餉爾魔奠椒醕兮  
 膾鯉鮓靈來享兮母屬以和楚屠咸陽兮流血滿河  
 秦坑長平兮積尸嵯峨化歷陽兮變龜鼉漂空桑兮  
 成洪波古來怨鬼知幾多生死有命兮可柰何靈兮

靈兮安之呵

卷之五 終

孫炤芳對讀



